

伊犁河流域上游地区考古述略

李渊源

(伊犁州文物局,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伊犁文物考古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文物和考古工作者们在这一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新千年伊始恰普其海和吉仁台两大水库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伊犁河流域乃至中亚考古的新的篇章。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于揭示伊犁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文化的基本结构、构成古老文化的诸要素的渊源等许多新疆及中亚考古中的重要问题找到了可靠的依据。目前这一地区的古代墓葬分布情况和基本形制已初步搞清,考古文化属性逐渐清晰,建立伊犁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序列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在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国早期铁器的起源等领域也有了新的突破。推动了亚欧草原考古的新的进程。

关键词:伊犁河流域;上游;考古;文化序列

中图分类号:K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6)02—0052—04

伊犁河流域上游地区,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欧亚大陆腹地,地域广阔,山奇水美。雪峰峻岭之间到处都是无际的草原,河谷两岸风光绮丽,气候宜人,素有“中亚乐园”、“塞外江南”之美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成为游牧民族的人间天堂和亚欧大陆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成为农牧业文化的接触点和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地。

伊犁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考古发现表明:这里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青铜时代以后人类活动更为频繁。伊犁自古以来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文化更替频繁之地。先秦时期,在伊犁河流域活动的主要是塞人;西汉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受匈奴排挤,西击塞王占居伊犁河流域塞人之地,不久月氏又被乌孙昆莫猎骄靡驱赶“复西走,徙大夏地”,乌孙人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西域最为强盛的国家——乌孙国。乌孙国建都赤谷城,盛时“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千八百”;之后,匈奴、乌桓、突厥、契丹等我国北方民族又相继进入此地;公元6—7世纪,西突厥雄霸西域,在伊犁河流域设立牙帐;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蒙古帝国,随后又征服了中亚广大地区。成吉思汗将伊犁等广阔的领土分封给其子察合台,行政上直接受中央管辖,史称察合台汗国。1306年,元朝政府又将窝阔台兀儿领地划归察合台汗国,统治达到包括整个中亚地区,直到明朝中期察汗势

力一直与中原保留着密切的关系。据考证,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就在伊犁河北岸的今霍城县境内;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巩固西北边防,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设置伊犁将军府,兴建伊犁九城(惠远城、宁远城、绥定城、惠宁城、瞻德城、拱宸城、塔勒奇城、广仁城、熙春城)。此后直到光绪十年(1882)新疆建省,省府移驻迪化(今乌鲁木齐),从此这里成为清代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远古以来,先民们在这块宝地上生产、生活、斗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这些文物中有古代墓葬、岩画、石刻、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古代建筑等多种类型。由于数千年以来这里一直以游牧业生产方式为主,地表破坏不大,地下文物资源保存较好,因而也就成了考古学界寻求信息的理想之地。同时,亦因多方面因素,成为国际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伊犁河流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陆续开始。截至上个世纪末,虽然在这里做过不少考古调查,但考古发掘工作做得不多。2000年以来,为配合大中型建设项目进行文物保护考古发掘项目不断增多,尤其是2002年到2005年4年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在伊犁河上游两大支流的特克斯河和喀什河两岸发掘了上千座古代

收稿日期:2005—11—09

作者简介:李渊源(1970—),男,河南南阳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博物馆科负责人、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伊犁地区文物、考古的研究。

墓葬,发掘古遗址2000多平方米,获取了一大批一手资料,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掀开了伊犁考古史上新的篇章。笔者工作近十年来,一直在这一地区从事文物工作,曾多次参加或主持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近蒙前辈赖洪波先生之约,希望能对这一地区过去的考古工作进行一次梳理,让外界了解更多有关伊犁河流域文物考古情况。所以不揣浅陋将手头所掌握的资料进行整理,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奉诸学界同仁,不足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考古工作回顾

1953年,西北文化局新疆省文物调查工作组在伊犁河流域做过一些考古调查^[1]。

195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于南疆工作完后,在伊犁展开专门调查,发现古城和遗址多处。1960年黄文弼先生将这批调查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在《文物参考资料》^[2]上公布。

60年代初,新疆社会科学院文物处在昭苏进行了土墩墓的试掘,此后,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小范围的考古发掘。

1988年8月至1989年7月,在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以自治区文物考古专家和原伊犁地区文物管理所、各县(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组成的伊犁文物普查工作队,在地、县党政部门和文化、史志、地名及城建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通过近一年的工作对原伊犁地区所属8县1市进行了拉网式文物调查,按照有关要求建立了包括文字、摄影和绘图记录的伊犁地区文物档案资料。全地区经过实地调查并建立档案资料的各类文物点共计231处。其中包括古代墓葬群142处,共有古代墓葬1万多座,上迄唐代下至元明时期的古代城址24处,清代边防哨所卡伦遗址12处,春秋战国时期古代铜矿和冶炼遗址一处,古代岩画11处,草原石人12处,古代建筑及现代重要建筑遗迹22处。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普查,基本摸清了伊犁地区古墓葬的数量、地表特征和分布规律,发现了一批古代城址、岩画和草原石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物遗迹档案,出版了伊犁地区文物调查专集^[3]。但由于当时时间、人力和经费所限,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普查时还有许多未及的地方。

之后多年,随着基层文物管理所的机构不断完善,工作逐渐展开,又有不少新的文物点被发现。为了进一步摸清家底,落实文物保护“四有”(有保护档案,有保护标志,有保护范围,有专人看管)工作,1999年原伊犁地区文物管理所又通过地区行署办公室下文组织各县(市)文物、土地、城建等部门联合对辖区内原有文物点进行复查、对没有调查过的地方进行调查,同时对所有文物点进行了实地测绘,工作中新发现一批文物点,通过分区整理共确定文物点664处,其中古代墓葬增加到2万余座。这些文物点大部分办理了文物《土地使用证》。同时,通过调查发现已有不少古代墓葬被盗掘和开发农田所破坏。这次全面的调查和复查进一步摸清了伊犁野外文物点的数量,建档工作进一步得到完善。同时,通过多年的工作征集了一批

流散于民间的珍贵文物。目前,伊犁州博物馆共收藏各类珍贵文物270余件。这些文物有早到伊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物,亦有下迄明清各个时期的珍品。各类馆藏品中尤以青铜器最具特色,波马金器、大量两库发掘出土文物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发现为了解伊犁河流域中国境内的文物分布情况,研究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的后40多年,经过重点考古调查和试掘的古代墓葬和遗址,包括新源巩乃斯种羊场墓地^[4]、七十一团一连渔场遗址^[5]、铁木里克墓地^[6]、黑山头墓地^[7]、勒克哈拉图拜墓地^[8]、特克斯牧场墓葬^[7]、昭苏县喀拉苏墓葬^[9]、夏台墓葬、波马墓葬^[10]、萨尔霍布墓葬及种马厂墓葬^[11]、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12]、琼博拉墓地,以及霍城县大西沟墓葬^[3]等。共发掘古代墓葬160多座,遗址面积500平方米。人类跨入新千年之后,国家计划投资在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喀什河修建恰普其海和吉仁台两大水库工程,为配合大型建设项目进行文物保护工作,自2000年至2005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当地文物部门的配合下,对两大水库库区淹没范围、工程建设管理区和移民安置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清理发掘,调查面积数百平方公里,发掘古代墓葬1000多座,获取了一大批珍贵的一手资料^[13]。这批资料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尚在整理。

二、重要考古收获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对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尤其是两大水库库区考古发掘以后,对于揭示伊犁河流域古代人类创造的古文化的基本面貌、文化的基本结构、构成古老文化诸因素的渊源等许多新疆及中亚考古中的重要问题找到了可靠的依据。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新疆考古乃至中亚考古的空白,学术研究方面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推动了亚欧草原考古的新的进程。此前,伊犁河谷中国境内考古十分薄弱,2000年以前,由于发掘资料所限,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研究也只能依赖20世纪60年代初黄文弼先生做的一些考古调查资料,80—90年代新疆文物处在昭苏县夏塔乡、新源县黑山头、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发掘的一些零星资料。学术观点也多以前苏联20世纪前半叶在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国发掘的一些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主要参考,中国学者并没有建立起中国境内伊犁河谷的考古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序列。一般认为早期那些含有彩陶的小型土墩墓可能属于塞克人的遗存,而较大的土墩墓可能是乌孙人的遗存^[14]。由于对这些广布在伊犁河流域的墓葬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期研究,所谓塞克遗存和乌孙遗存文化之间内涵的区别和相互联系并不十分清楚。伊犁河谷是亚欧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西文化最重要的接触区之一,在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上伊犁河谷地区有着独特的地位,但是由于资料的局限,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国际学坛上,很少有中国学者声音。两库区考古将逐渐改变这一现状。

2. 古代墓葬分布规律和基本形制初步搞清。截至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发掘古代墓葬上千座。墓葬从地表封堆标志和墓室结构以及葬俗葬式上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墓葬群一般集中分布在山前地带和河谷两岸,群体内部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封堆结构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16]: I 型、大土墩墓:这类墓葬封堆直径均在 10 米以上,大者上百米,封堆结构复杂; II 型、石圈墓:在封堆中用河卵石建筑环形石圈,封堆直径一般较小,部分中部堆筑石堆; III 型、石堆墓:在墓口上堆筑石堆作为墓冢; IV 型、较为奇特的多色土墓: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土堆成环形或放射形图案的巨大封堆。墓室大部分为东西向,结构上可大致分为:

(1) 竖穴土坑墓:在地表以下挖深约 1.5 米左右的长方形或梯形的竖坑,将尸骨放置坑底,用土填埋;(2) 竖穴偏室墓:挖成长方形或梯形竖坑后,在坑壁一侧掏一个弧顶墓室,把尸骨放置在偏室内,或用片石、原木封堵后填土石,或直接填土石;(3) 竖穴石棺墓:挖一长方形竖坑,在坑底四周立上条形片石,将尸骨安置在石棺中,或覆盖多层片石后填土石,或直接填土石;(4) 竖穴木椁墓:此类墓室较大,一般都在三四米到四五米深,墓室挖成后用原木搭建成椁; (5) 竖穴二层台墓:在竖坑底部两侧留宽 15—20 厘米、高 30 厘米左右的土台,将尸骨安置在二层台内,或在台上横铺原木后填上土石,或直接填以土石。从葬式和墓俗来看,竖穴偏室墓一般为一次葬,多仰身直肢,少数为仰身曲上肢,其它类型一般为仰身直肢,但多二次葬。头向基本向西。随葬品均为当时的生活用品和随身佩带的装饰品。如:陶器、骨器、小件铁器、牛羊骨、铜镜、骨簪等生活用品和发簪、耳环、串珠等装饰品。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说明它们属于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文化单元,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方法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将其排队。对其时代、文化内涵以及社会现象进行描述,进而复原和揭示古代人生产、生活方式,读懂古代社会状况。

3. 为建立伊犁河谷考古学文化序列打下了基础。在 2003 年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惊喜地发现了两处古代遗址,尤其是在喀什河南岸穷科克台地上有一处东西长 150 米,南北宽 50 米的古遗址区。这里是一处墓葬较为集中的墓地,在发掘墓葬时发现墓葬开挖在一个更早时期的文化层上,墓葬打破了一个相当于前苏联发现的安德洛诺沃文化,这个文化层内涵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石杵、石饼、残陶片和一件完整的缸形器,文化层厚达 1.5 米,在这个文化层下面又叠压着一个出土细石核和居住址的更早期的文化层,也就是细石器文化层,细石器文化应属于公元前 1 万年到公元前 4000 年间古代人生活的遗迹。在新疆考古史上,发现带有层位关系的细石器文化层还是首次。这一发现对研究新疆细石器文化绝对年代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证明了这一地区在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人类频繁活动。说明了自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 4000 年前到青铜时代(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间)再

到彩陶时期这里一直有人类活动。通过碳十四测定,吉仁台库区墓葬发掘资料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公元前 800 到 900 年,下限最晚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这些发掘和发现为建立伊犁河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打下了基础。

4. 考古学文化属性脉络逐渐清晰。关于伊犁河流域古代民族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和一些古代希腊、罗马史籍。汉文资料称“塞种”,古希腊和罗马文献称之为“塞克”和“萨迦”。然而,这些史料只是作为一种方位和地域民族记载下来,语焉不详。公元前 3 世纪末,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为匈奴所迫,西击塞王占据伊犁河流域塞人之地,塞人“越悬渡”(今帕米尔高原)。月氏进入伊犁河流域不久,乌孙昆莫猎骄靡为报父仇又将其逐出,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乌孙以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为中心建立了西域最为强盛的国家——乌孙国,自此这里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有关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属性,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观点存在一些分歧。20 世纪 30 年代,前苏联在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境内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提出了一些命题,如:“塞克—乌孙文化及其分期”和“乌孙—月氏文化及其分期”^[16],等,都含混不清,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把汉文史料有关这一地区古代民族的记载作为重要依据。虽然他们有时也指出过这些民族的某些不同的考古文化特征,但总的看,还是将塞人、乌孙、月氏三者揉杂在一起。从史籍来看,塞种、月氏、乌孙这三个民族由于共同的草原游牧文化及一段历史时期的共同杂处,要完全、精确地区别他们实属不易。但是,既然是三个不同的古代游牧民族,就必然具有一些各自所特有、而其他民族不能或不会具有的物质文化特征。60 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做了一些调查和试掘,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认为广布在伊犁河流域的大土墩墓为乌孙时期的遗迹,小型的石圈墓是塞人的遗迹,而那些石堆墓前立有石人形象的为突厥遗迹。但由于发掘面积和数量有限,缺乏考古资料和可靠的地层关系,许多研究又只能借助下游的资料来完成,这些观点也不很成熟。经过多年调查资料的积累,尤其是近几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些新的信息不断涌现,考古学文化属性和文化分期界限逐渐变得清晰。

5. 为研究中国早期铁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发掘资料来看,大量出土彩陶的早期墓葬中伴随有小件铁器和饰品,未见大型铁器,说明铁器已经被当时的人们所普遍使用,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根据对喀什河南岸穷科克台地较为典型的一座早期墓葬 2003YNQM03 的碳十四测定资料表明,其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 12 世纪前后。如果这些碳十四数据无误,说明这与中原地区进入早期铁器出现于春秋要早数百年。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早期铁器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17]。

6. 对研究中原文化西进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文明的汇聚地。首先是中原文化西进^[18]的问题。公元前 3000 年的上半叶,马

家窑文化就向西传布到河西走廊西部。马家窑文化以及其后发展起来的其它文化，追根溯源，它们都与中原文化有某种渊源关系，是中原文化向西发展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虽然在文化面貌上与同时的中原文化有了本质区别，但从文化渊源上来讲，为了和下述的西方文化相区别，我们从广义上仍称之为中原文化。马家窑时期之后继之的是马厂文化时期，马厂时期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人群西进的规模加大、步伐加快，近年来在河西的西端不断发现有属于马厂文化的墓葬甚至大规模的遗址。至少到了马厂文化的晚期，其西进的先头部分已进入了新疆东疆的哈密盆地，马厂文化之后，在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地区发展起来了四坝文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原文化西进的步伐并未在哈密盆地驻足，它在晚些时候进入吐鲁番盆地、在新疆的中部天山地区形成了苏贝希文化圈，继而沿着天山山谷和天山南北两麓的通道又向西分布，在天山南麓形成了察吾乎文化，顺天山北坡向西进入伊犁河流域，在一地区形成了所谓的“伊犁河流域文化”^[19]。到了公元前1000年后，中原文化到达了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的七河地区，与当地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原苏联考古学家常说的塞克、乌孙文化。越过巴尔喀什湖再向西是广布于哈萨克斯坦的塔斯莫拉文化，在这一文化中很少见到源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到此中原文化才最后终止了它西进的步伐。前些年在新疆地区发现的“胡须墓”，是塔斯莫拉文化中的典型文化因素，由此可知塔斯莫拉文化因素向东流传的范围。中原文化西进的主要表证物是彩陶，同时源于中原的粟类植物也随之向西传播，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与中原地区和甘青地区相近，同时也发现一些丝织物残片。这些说明早在史前中原文化对这里就已经有所影响，而且通过这里向西方延伸，在吉仁台墓群的一座汉晋时期墓葬发掘出一枚镶红宝玉石金戒指，戒拖是两处动物头像，戒面上刻以贵夫人形象，夫人深目高鼻，清秀端庄，一手持花枝，形象生动逼真。属典型古希腊时期贵族妇女形象，或者是女神的形象。说明这里这一时期的文化已经受到了西亚地区的影响，因而再次证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地。

结语

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讲，伊犁河流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已全面展开，而且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正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同时，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序列、史前文化的分期研究、青铜文化研究、草原游牧文化的研究、伊犁河谷农业的起源、东西文化的传播与融合等等也摆在了考古工作者的面前。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不解之谜将会被破译，历史记录空白将得以填补。

参考文献：

[1]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新疆伊犁地区的

文物调查[J]．文物参考资料，1953（12）．

[2]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J]．考古，1960（2）．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伊犁地区文物普查队．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J]．新疆文物，1990（2）．

[4]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J]．考古与文物，1985（2）．

[5]新疆博物馆文物队．新源县七十一团一连渔场遗址[J]．新疆文物，1987（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新疆新源县七十一团一连渔塘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1（3）．

[6]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新源县铁木里克古墓群[J]．文物，1988（8）．

[7]张玉忠．伊犁河谷土墩墓的发现和初步研究[J]．新疆文物，1989（3）．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乌孙墓的发掘[J]．新疆文物，1988（2）．

[9]李渊源．昭苏县喀拉苏墓葬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2（1，2）．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A]．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97）[M]．文物出版社，1979．

[11]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J]．文物，1962（7，8）．

[12]新疆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1988（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J]．文物，1999（8）．

[13]新疆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2002（3—4）；新疆考古研究所，伊犁州文物局．特克斯叶什克列克墓葬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2005（5）．

[14]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15]新疆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2002（3—4）．

[16]（俄）阿基舍夫（A.A.），库沙耶夫（ ），伊犁河谷地的塞人与乌孙古代文化[M]．阿拉木图，1963．

[17]刘学堂，李渊源．伊犁河流域考古新发现[J]．西域研究，2002（1）．

[18]刘学堂．中国冶铁术的起源[N]．中国文物报（考古版），2004-04-02．

[19]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J]．中华书局：欧亚学刊，2002（3）．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